

观看
再观看
REVIEW
BAOKUN
鲍昆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当代摄影批评文丛

观看·再观看

当代影像文化

鲍昆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观看·再观看：当代影像文化 / 鲍昆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7

ISBN978- 7-5059-6465-5

I . 观… II . 鲍… III . 摄影艺术—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 J4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1468号

书名	观看·再观看——当代影像文化
作者	鲍 昆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满意 王小陶
责任校对	李兰华
责任印制	刘秋月 李寒江
印刷	北京盛世双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22.5
插页	1页
版次	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978- 7-5059-6465-5
定价	45.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序

自中学时喜欢摄影，到现在摄影与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近四十年的关系。以此说，是摄影的一生也绝不为过。这四十年来，我亲历了摄影这一表现媒介在中国的沉浮历程，更看到“照片”这薄薄的纸后面时代的沉重。

我从来坚定地认为，没有一个封闭自足的艺术史，更不会有世外桃源的摄影史。所以，摄影从来不是什么以自身逻辑发展演变的“艺术”。摄影是现代工业时代的一种技术，它手段的简易性，和权利的商业性和广泛性，都注定了它参与历史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摄影，摄影的是世界。同理，我们解读摄影，必须从世界和历史的维度来全方位地反观它。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我在狂热地摄影同时，也不断思考这一媒介和自己以及社会之间的诸般关系。因此，经常动笔写一些关于摄影的心得和感受以及对摄影生态的种种看法。加之自己当时在学校任教，讲授美学，更加深了自己对诸多摄影问题的深度思考。不过，当时的社会刚刚从封闭中走出来，中国的社会科学严重滞后于世界。我的思考也因之受到局限，因为没有更好的方法和观念资源来充实自己，社会的整体实践也时时处于变化之中，经验也是残缺不全。直到中国的整体社会进步和开放程度改观，各种新的思想和实践经验全面涌来，自觉才

真正获得洞悉摄影的能力。

自中国全方位地进入全球化时代，视觉文化凸现了它对社会历史巨大的作用。视觉文化的影响力，在当今的世界已经远远超过以文学为主的文字记叙文化。视觉文化批评也成为“显学”，但这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状态。中国在这方面还显得十分孱弱，需要更多的参与者进来。

因为我早已脱离教学，没有学院体制职称的压力，所以我一直对于出版专著没有热情。尤其是在当下网络阅读的时代，思想的传播交流更趋便捷，书籍则好像显得过于经典。不过，网络阅读在优点之外的弊端就是浮躁，思想的碎片常常让人们的知识获取不成体系。所以，人类永远不会摆脱纸面阅读的方式，系统的思想还需要书籍来进行装载，书籍还是长青的。鉴于此，将自己这些年来散碎的文章挑选结集，对自己也是一个交代。可能有愧于读者，却是对自己思想清理的机会。欢迎大家批评指教。

是为自序。

鲍 昆

2009年5月12日

目 录

序 / 1

“观看”的力量 / 1

不能回避和忽视的批评视野

——影像文化 / 32

记忆·寻找·重构

——中国当代风景中的摄影和影像艺术 / 38

雪月风花近百年 / 84

曾经的前卫和今天的意义

——沙龙摄影的由来和解析 / 114

视觉凶猛

——谈薛挺的摄影 / 144

困兽出笼

——从凌飞和莫毅的摄影谈开去 / 157

在历史、文化、政治、伦理中的中国纪实摄影 / 194

不得不说的李晓斌 / 210

沉重的告别

——谈宿志刚的摄影 / 227

谎言和照片 / 238

彼岸的看见 / 251

当摄影离开了对现实的思考，那就没有了力量 / 275

从“美”的误区里走出来

——答影友七问 / 294

对于《从“美”的误区里走出来》各种商榷意见的回应 / 304

艺术的人体和色情的人体 / 315

中国的人文地理摄影之路 / 325

他为我们留下了历史

——看约翰·汤姆逊的早期中国影像 / 331

珍贵的《中国》

——再看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 341

英雄随风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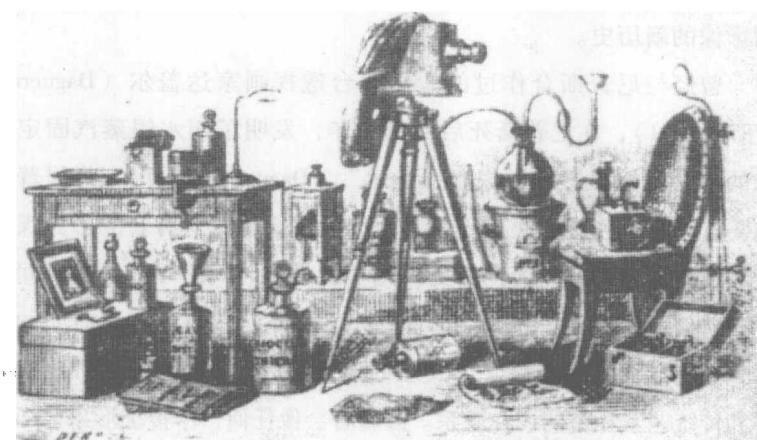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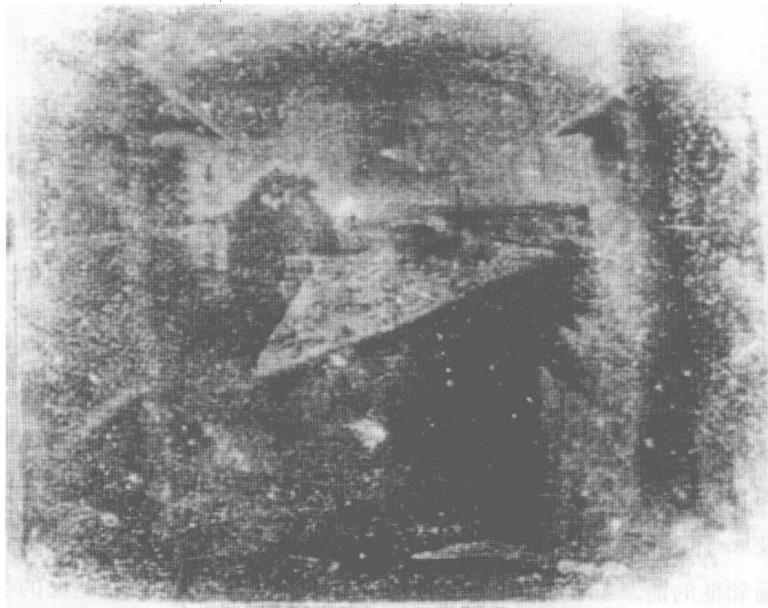
——纪念苏珊·桑塔格 / 347

“观看”的力量

世界上第一张摄影作品是由 19 世纪初叶的法国军人 N. J. 尼普斯 (N. J. Niepce, 1763—1833) 在 1826 年拍摄的 (第 2 页上图)。尼普斯拍摄这张照片用了八个多小时的时间, 拍摄的是自己工作室窗外的院落风景。由于长时间的曝光, 太阳东升西落, 阳光的轨迹使照片中风景的明暗关系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气氛。即使如此, 尼普斯和他的前辈们也为这伟大的八小时, 进行了约十几个世纪的努力。不管怎么说, 人类通过物理光学和化学的手段, 终于将自古以来转瞬即逝的时光固定并留了下来, 开始了人类通过机械和药物凝固影像的新历史。

曾经与尼普斯合作过的法国舞台透视画家达盖尔 (Daguerre, 1787—1851), 在尼普斯死后的第二年, 发明了用水银蒸汽固定影像的“达盖尔摄影术 - 银版摄影术” (Daguerreotype)^①, 将尼普斯原需八小时的曝光缩短到不到三十分钟。摄影, 这种新的影像媒介此时还不具备瞬间观看的意义。光学镜头长时间的曝光, 在时间值上和传统画家绘制一幅画的时间差不多是一样的。这样长时间的观看, 会和绘画一样充满了仪式般的感觉, 因此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和传统艺术相似的内在联系。摄影者会像任何一个传统形象艺术家一样, 精心地准备创作的实质性开始, 他们要在临时搭建的暗室 (帐篷) 内自己亲自制作用于曝光的湿法感光片 (第 2 页下图), 等待和寻找最适宜拍摄的自然光线 (因为那时人造的光源还没有诞生)。

2 观看·再观看



上图 《窗外风景》 尼普斯 世界第一张照片

下图 银版法摄影术用具

在这个漫长的准备过程中，各种历史的、艺术的视觉经验都会不期然地干扰和影响他的观看准备。所以，早期的摄影绘画性倾向，不但是因摄影家在美学意识上对绘画的主动靠拢，而且创作的方式过程也从另一方面保证和逼迫他们的创作与绘画保持渊源上的关系。

直到 1871 年，英国医生马杜克斯（Maddox，1816—1902）发明以动物胶为基质的溴化银感光乳剂，事情才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跟着经肯奈特（Kennett）和贝奈特（Bennett）两人的努力，将感光速度大为提高，达到曝光时间只需要几分之一秒，于是摄影的干版底片终于诞生了，工业规模化生产的条件也具备了，摄影家告别了自己制作感光片的历史。1889 年，美国依斯曼柯达公司以硝化纤维素软片作为基材，大规模地生产照相胶卷，进而推动了照相机的小型化，于是摄影家快速观看的愿望彻底实现。

随着拍摄条件的逐步改善，摄影观念也在跟着急速的变化。摄影家已不必像早期为每一次的创作作漫长而繁杂的劳动准备，程序仪式愈来愈简化，直至几乎不存在了。高速度的感光胶卷和轻巧便捷的照相机，可以让流动的自然时光和变幻即逝的社会生活，在快门开启的瞬间曝光中凝固。而如何能在变化中把握住最能符合自己意愿的瞬间，和让这个瞬间具有自己认定的“美学意义”则成了摄影家自我挑战的最大目的。于是，室内肖像和画意式的戏剧性拍摄（第 4—5 页图），成了许多更有进取心的摄影家首先摒弃的风格和手段。越来越多的摄影家将视点移向更为宽广的视野，像风水流转的自然风景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于是，欧洲大陆的民众开始看到了传闻中的埃及金字塔、深在宫闱的皇帝和他身边的弄臣及命妇，以及克里米亚生灵涂炭的战争和许多平日他们熟视无睹但却突然惊奇陌生的市井生活。影像的人类历史，终于步履蹒跚地来到了。

摄影的诞生，是艺术的需求催生的。但由于摄影的特性，使其



亨利·皮奇·罗宾逊 1887 年为自己的作品所绘的草图

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它完全不同于传统艺术思维的作用。20世纪以后，由于摄影科技的进步，照相机的小型化、胶片感光度的提高，摄影在人类视觉史上开始承担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最大的特征就是摄影对人类视觉的信息化。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将定格的影像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或依托印刷传媒流传。于是，影像开始参与社会历史的进程。它脱离开艺术的膜拜价值，成为与社会运动过程互动的力量。

摄影家是以观看的方式进行他的创作的。这种观看，已完全不同与我们在生活中原来传统意义的一般观看。因为这种观看，并没有被固化。所以它即使被人们用语言追述，也不具有“真实”的意义，若对其追述的真实进行判断，也缺少“真实”的对照。摄影，正是起到了“验证”“真实”的作用。摄影的出现，全面改变了人类观看与被观看的方式。固化和物化的观看，使观看带有了公共性和社会性。固化和物化的被观看，使被观看者和观看者都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形式。既然是社会关系，就有了相关的属性，就会有权利等级、公正与非公正、迫害与侵犯的诸种伦理关系问题。当摄影家端起相机观看并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他已将自己放进了一种



亨利·皮奇·罗宾逊依据草图完成的作品

社会关系之中了。由镜头框定并被固化的客观物象，也立即起到判定观看者的态度、立场等主体意识的作用。摄影家的观看视角、立场和观看方式也迅即成为被再观看的“观看”。人们可以从他的“观看”中辨认他观看的立场、动机以及他观看的手段特点，也能从他的观看中看出他与他观看的社会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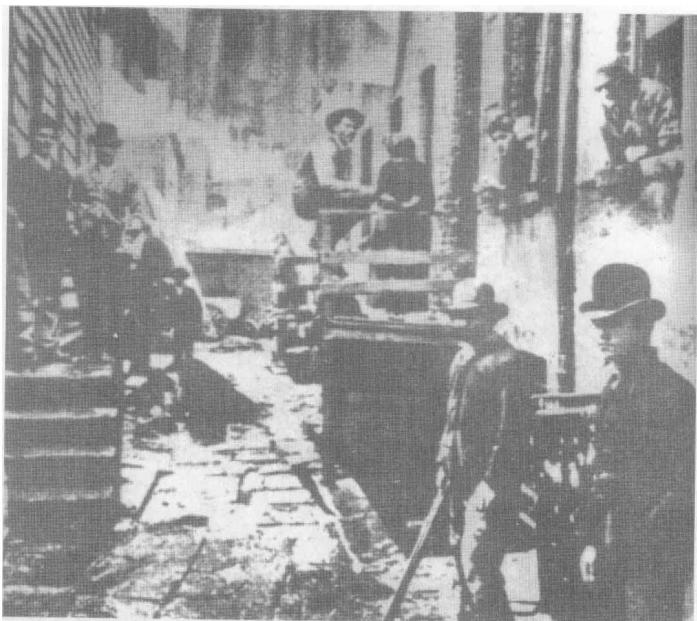
我们任何人都处于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中。我们的位置也会随之经常变化。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社会角色都是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因而作为摄影家的我们，在拿起相机观看社会时，也绝对逃脱不了这种关系。曾经有一段历史，人们认为照相机镜头的物理特性，让摄影带有绝对的客观性，因而也决定摄影家是置身事外的客观观察者。摄影家不承担对摄影对象的判断与评价，因而摄影的观看是非个人化的。对此，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在《幻象英雄主义》一文中，对摄影者在摄影过程中的角色和照相机所提供的所谓客观性作了如下评说，她说：“摄影家被看做是敏锐但置身事外的观察家，是书记员，而不是诗人。但正如人们很快就发现没有谁就同一事物拍出同样的照片，那种认为照相机提供的是非个人的、客观形象的假设就向如下事实让步了，

既照片不仅是那一事物，同时还是个体所看到的事物的明证，不仅仅是一个记录，同时还是对世界的一种评判。现在越来越清楚，根本就没有一种简单的、单一的（由照相机所记录、支持的）叫做观看的活动，而只有‘照相式的观看’，这两者都是人们进行观看的新方式，也是人们加以演绎的新活动。”^②

因此，摄影的伦理价值也就历史地凸显出来。摄影家也开始承担道义的责任。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是最早站在普罗大众立场上进行摄影观看的摄影家之一。他在1876年到1877年拍摄的《伦敦街头生活》系列照片，在今天看来仍是亲切感人（第7页图）。汤姆逊手中的照相机，已经完全变成一个随意游逛的人的眼睛，消隐了它作为间断，或连接摄影者和对象存在关系的物理存在。它和他周遭的一切是亲密交融，无间离感的。虽然汤姆逊的拍摄目的是为了进行伦敦城市生活类型的考察，但将从不被上流社会所齿的贫苦大众和劳动阶级如此彻底、完整地用摄影披露，是摄影转向观看和关注底层大众生活的开端。如果说汤姆逊的伦敦摄影只是偶然地进入底层视角的话，那么19世纪末的美国摄影家雅各布·A·里斯（Jacob A. Riis，1849—1914）在1887—1892年之间所拍摄的纽约贫民窟真相（第8页上图），则是指向明确的挥向资本主义黑暗现实的一把利剑。1890年和1892年他分别出版了《被社会遗弃人们的生活》和《贫民窟的孩子们》两本动人心魄的摄影集，将表面繁荣奢靡的纽约大墙后面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穷苦人们，暴露到墙的前面，引起了整个纽约的震动，以至于当时的纽约州长不得不亲自出面解决这一问题，改造了贫民区，为赤贫的孩子们开办学校，并相应修改了童工法。和许多猎奇、甚至以出卖苦难和贫困谋生获利的摄影家不同的是，里斯对贫困无助人们的同情和关怀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里斯本人就是一个



“伦敦街头生活”系列之《街头郎中》 约翰·汤姆逊 18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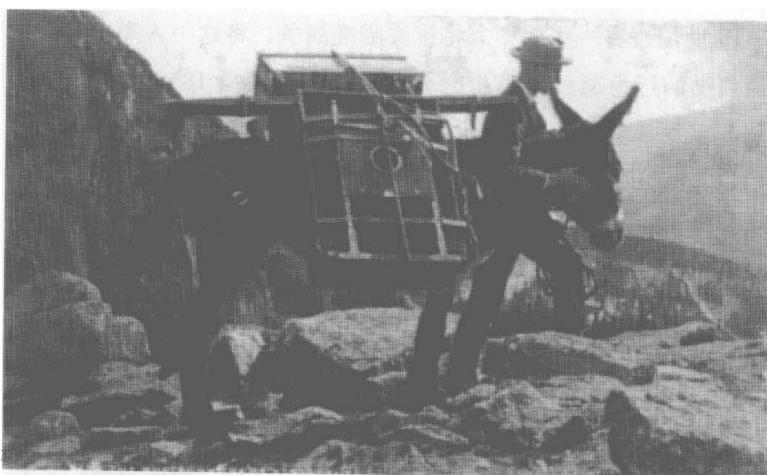
上图 《纽约贫民窟》 雅各布·A. 里斯 1892

下图 《纺织厂童工》 刘易斯·海因 1907

从丹麦到美国的移民。所以他对那些生活在贫民窟里的移民同胞的情感使他的镜头充满了悲愤，他有一句直到今天仍为人们记忆的名言：“穷人，他们是命运的牺牲品，而不是这种命运的制造者。”^③ 里斯其后的生涯，一直为贫穷的民众争取生存的尊严和权利。他利用一切机会写作、发表、演讲谈贫穷问题，并为此终其一生。里斯的摄影和事迹，直到今天仍然鼓舞着为正义、公正奋斗的人们，并为他们所怀念。现在的纽约，仍有以里斯命名的学校、公园以及社会公益组织。其实，历史不应仅仅记住里斯曾经为某一角落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们赢来境遇的改善，他更为伟大和卓越的是开创了影像参与改造历史进程的伟大作用。里斯的努力和奋斗，使人们认识了摄影影像在社会生活中，有令其他艺术媒介根本就无法比拟的巨大震撼力和推动其进步的伟大力量。雅各布·A. 里斯是摄影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因为他赋予了摄影与人类生活真正血肉相连的生命关系。

19世纪还有一些摄影家将镜头瞄准战争，将这一人类相互对抗的最残酷的行为通过摄影告之公众。他们是拍摄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罗杰·芬顿（Roger Fenton, 1819—1869）（第10页上图）和拍摄美国内战的马修·布兰迪（Mathew Brady, 1823—1896）等。这些伟大的摄影家，用当时笨拙的摄影设备（第10页下图），冒着随时会被炮火枪弹夺去生命的危险，用影像纪录和揭露了战争这一反文明的血腥人类行为的丑陋。

20世纪也诞生了一批这样优秀的摄影家，像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 1913—1954）、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 1918—1978）、多罗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 1895—1965）等。他们自觉地把自己手中的相机变成了对这个充满血腥暴力、权力迫害、资本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的批判武器。他们用摄影追溯被人们遗忘的人类尊严，关怀正在挣扎求存的弱势族群，呼唤社会的公正。



上图 《死荫的幽谷》 罗杰·芬顿 1855

下图 上世纪的摄影师与他的设备